

自序

未燒完的火

十一年前的夏天，我是有線新聞的記者，剛完成四川地震報導歸來，上司說，打算擢升我為高級記者。他們說，我從明報跳槽過來，薪金夠低，又夠熱血，古靈精怪點子夠多，好使好用，前途無限。

我記得那個八月，酷熱難當，我去採訪一則關於水果攤販不老實的消費新聞，提醒市民買生果時小心，不要被「呢秤」。

就在那個下午，我左耳忽然失聰，聽不到任何東西，感覺像在水底一樣。那天傍晚，我帶著一邊聾耳，用完好的右耳戴起了耳機，與荃灣有線電視台總部連繫上，繼續站在灣仔街市進行街頭直播，提醒市民買車厘子和提子要小心被騙。在電視畫面上，我看起來沒有不妥，臉上化了淡妝，依然精神奕奕。

那時我不過三十歲出頭，正是記者最勇猛的年紀，新聞獎拿了一個接一個。我有很多採訪夢未圓，還想去跑更多的前線，為不同的弱勢發聲。我沒想過，那個「呢秤」直播會是我新聞生涯的告別作。

* * *

此後一年，我進出醫院，尋遍專科西醫，跑遍中醫診所，甚至回深圳接受高壓氧治療，耳聾病情卻日益變差。我左耳一度僅餘三成聽力，更痛苦是耳鳴廿四小時困擾我，演變成失眠和最後的情緒病。當時左耳釋放的雜音，令我走進嘈雜的人群裡也感到暈眩，連商場內的人聲我也受不了。我心想，我怎樣可以有能力上班？更遑論，回到我熱愛的記者崗位？

休養後一年，我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助教。一段長時間，我心有不甘。看到某則大新聞發生了，我就想往前線跑。看到同儕交流採訪心得，我既羨慕又嫉妒。看到舊同事拿下新聞獎，我顧影自憐。我覺得自己像一頭被逼退役的馬匹，畢生的新聞夢被殘酷地粉碎了。

在苦悶的日子裡，我聯絡上舊朋友黎佩芬，她是《明報·星期生活》副刊的編輯，在她的鼓勵下，我開始重新寫長篇文章。從最初用筆名寫點抒情文章，到後來做人物專訪，再轉用真名寫作，我越寫越起勁。明報出了名稿費不高，但黎佩芬作為編輯的「誘導」能力高，好像有魔法一樣，跟作者的對話精簡到近乎虛無，一句「好」、「嗯」，作者便擁有無邊界的採訪和寫作自由。基本上，只要她信你，你寫甚麼，她都會讓你的風格展現。

在這個奇異的空間裡，我一步一步走出患病的陰霾。基本上，我像餓壞了肚子一樣，遇到有機會採訪便吃不飽似的，腦海裡的採訪點子像缺堤一樣源源不絕。看到有趣的人物，例如當年還未「反國教」的黃之鋒在互聯網爆紅，我便提出採訪他，於是我們成為最早專訪之鋒的傳媒之一。香港電視發牌事件發生，我即晚聯絡演員

廖啟智進行訪問，黎佩芬二話不說提供充足版面，把智叔要說的信息完整傳遞出去，文章其後在網絡瘋傳，連無綫電視有限公司也有回應。

* * *

失去過，才知道珍惜。有好幾年我一邊教書（後來在中大成為講師），一邊不停生產長篇文章。遇到有趣的人、有意思的事，我可以用一些實驗性的手法去採和去寫。

就好像智叔的文章，我還記得當日在電腦裡敲打鍵盤寫好第一段，看來看去都不對勁。最初的導言大概是這樣的：「廖啟智說，雖然港視不獲發牌，但一場抗爭的價值正是因為知道不一定贏，知道一定贏才爭取便沒有意思了。」我記得寫了這個導言後渾身不舒服，那種不舒服源自覺得這段話並不忠實反映廖啟智整個人。

整個採訪，從智叔跟我握手時的克制，到他說話用詞的小心翼翼，到他跟我聯絡時沒有過份熱情，這些無言的訊號都讓我清晰地感受到廖啟智願意與我溝通，但他卻是一個性格內斂的人。數小時的訪問裡，他九成時間都是灰暗和悲觀的。我問自己：為何要把他改寫成一個「勵志」的故事？

我衝入洗手間，洗了一個熱水澡，清醒了之後回到電腦面前，把原來的導言全刪掉了，改成了我採訪中真實經歷的智叔，是一個「陰暗」、「滄桑」的人物，選用他的話起了一個題目：〈死水翻不了波濤〉，回應電視業界的絕望境況。翌日文章瘋傳，我內心卻忐忑不安，深怕廖啟智看了會不喜歡。文章瘋傳的同時，也有人質疑文章裡含有寫作者不少主觀的詮釋，有違新聞寫作要客觀中立的原則云云。

事實上，傳媒對他的報導大部份是陽光味居多，把他描繪為「好爸爸」、「好演員」等等。我這樣做，如同推翻之前他在大部份傳媒裡的形象。

怎知幾天之後，我在港視公開活動會場重遇智叔。他太太敏兒也在場，智叔老遠看到我，就走過來主動跟我握手說：「你的報導寫得好好。」我內心如同火燒一樣激動。敏兒的一句話，更把我連日來的自我懷疑一掃而空，她說：「你筆下的智叔，就是真實的他。你要教導學生，寫真實的事物啊。」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。

* * *

這個故事，每年我在中大教授「新聞特寫」課堂必定會從頭到尾說一遍。我跟學生說，新聞特寫經常被誤解，特別是人物專訪。即使是資深新聞從業員也會以為特寫很容易寫，只需要寫一些感人肺腑、賺人熱淚的故事便可。於是有人以為，只要用些陳腔濫調套在受訪者身上，就是新聞特寫：殘疾人士一定是「生命鬥士」，失意的人一定要「逆境自強」，餘此類推；廖啟智對發牌事件的看法，無論如何總要鼓勵人心才對勁。

我曾經經歷過情緒抑鬱的低谷。還記得在灰暗的日子，我特別討厭別人沒有傾聽我的感受，就急於鼓勵我要振作起來，我覺得那種安慰不但便宜，更是一種語言暴力，對我做成二次傷害。同一道理，一個記者若貪方便或誤以為受訪者喜歡，便輕易把一些「正面」標籤放入文章，輕則是一種變相「擦鞋」，嚴重則和「做假」無異。

任何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。我們都知道真實的自己或許千瘡百孔，但我們寧可不完美的自己被了解，也不會喜歡別人把空洞的讚賞套在我們身上，這種虛偽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令人厭惡的社

交陋習。我們之所為人，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。作為一個記者，務必盡力去理解並如實呈現受訪者的真我，才是對受訪者的最高尊重。

如此經歷，讓我特別注意用各種方法聆聽受訪者的想法，不只是受訪者的三言兩語。我常跟學生說：「別迷信言語。」須知道基礎心理學研究也發現，人與人面對面溝通，身體語言要比說話可靠得多，而言語也是很易被誤會，特別是說話能力不高的基層社群。我們必須透過觀察、反覆探問受訪者，用最大的耐性去理解他人，而且一定要謙卑。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看事物的方法，我們未遇過，不等於別人是錯的，更不能以簡單的對錯黑白去量度別人。

從廖啟智跟我握手時展現出來不強也不弱的手指力度，到黃之鋒不會直視記者的腩腆眼神，到露宿者流落街頭但拿著膠杯呷燒酒的笑意，這些都是通往真相的無價時刻，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心靈去領受。我要求自己仿如電影《玩謝麥高維治》(Being John Malkovich) 的主角一樣，在採訪的時候，爬進一條神秘的管道，仿如暫時進入受訪者的感知世界，用他人的眼睛和視角，整全地感受他們的經驗。

* * *

新聞界一直被詬病，記者往往對受訪者進行消費和剝削，扭曲受訪者的話，猶如「作故仔」。「新聞特寫」背後的理念，正正回應此點。我們不會斷章取義，我們投入長時間採訪，多角度、立體呈現受訪者和他們的世界，透過脈絡化的重新呈現，採訪手法有如人類學家常用的民族誌 (ethnography) 手法，把陌生人變成可理解，也把熟悉的事物拉遠，以檢視我們的盲點。

有一次去採訪露宿者，看到他們被食環署沒收了家當，不少傳媒都把露宿者描述為被動的受害者。我嘗試跟他們對話，但很快碰壁，他們之所以落難，就是因為他們受到毒品、精神病等問題困擾，大部份人也不會口齒伶俐。要理解他們一定要通過其他渠道，於是我轉而跟他們討論他們擁有的物件，這樣他們感到舒服得多，滔滔不絕。我發現他們即使在如此艱難環境仍然可以有物欲，享受人生。

每次我說這個故事，同學都被震撼了。我反問：「為何我們從沒有想過，他們會擁有西裝、皮褸，會喝燒酒、吃火鍋？」因為我們覺得露宿者是「他們」，有物欲的是「我們」。思想上，我們把自己與露宿者「切割」了。當我們聆聽露宿者「玩物」的小故事，同學覺得原來「他們」和「我們」一樣有物欲，一樣會享受物件帶來的歡愉。就在這一刻，我們看到的不是露宿者跟我們的差異，而是看到彼此共同的人性，和我們一樣。這一刻，才是理解的開端。

沒想過，這篇採訪露宿者的文章，得到了「人權新聞獎」的「新聞特寫」大獎。同一年，另一篇以特寫手法描述精神病康復者的文章，也拿下了「人權新聞獎」的「中文評論」大獎。當我站在頒獎台上，我終發現自己這隻退役馬「都仲跑得吓」。我終於覺得自己不是壯志未酬的新聞人，原來我換了跑道，還可以用文字為這個時代作一點紀錄。

* * *

過去十年，我一邊書寫大塊文章，一邊在大學教授「新聞特寫」。為了擴闊參考點，我閱讀了美國普立茲新聞獎大量出色的特寫作品，也從中國大陸、台灣、英國等地的新聞特寫作品中找教

材，我清晰地看到新聞特寫的價值。有價值的新聞特寫即使放了多久，無論是五年還是十年，寫得好的話，重讀的時候依然讓讀者歷歷在目，觸動人心。無論題材多艱澀，也因為可讀性高，令我們容易體會陌生社群的難處。

無論處理多宏大的題目，新聞特寫也是以「人」為起始點。新聞特寫猶如從一粒沙看一個世界，只要剖析得夠深入，一個人物折射出的是他所身處的時代，是一段他走過的大歷史。這個世界沒有太平凡的人物，只有太平庸的採訪者。這是我深信的價值。

這本書，輯錄了過去十年主要在《明報·星期日生活》副刊和其他幾個不同平台發表過的文章，有些寫人，有些透過人寫事，嘗試映照出一個時代。其實每一篇的孕育過程也很類似，先是從心底湧出來的一團火，一種按捺不住要去挖深一點和理解多一點的欲望，到現場那種心如鹿撞、既想親近又害怕接近的微妙感受，到採訪時與真相模糊地擦身而過的悸動，回到鍵盤面前如同準備分娩的那種難受，直至看到文章刊出，等待讀者發落那種行刑般的痛苦，只要有讀者受到打動，那種快樂又會讓人把之前的痛苦忘掉。

在寫作的過程裡，我們要投入去感受受訪者的一切，親近到一個程度，甚至幾近「愛上受訪者」；但當文章刊出之後，那種身心靈疲累，仿佛被虐待了一身，也要迅速去「驅魔」，趕快把上一個情緒重擔放下。正當元氣稍為恢復，還是如同輪迴般不能自制地一頭栽進去另一個深淵之中，這個寫文章的癮頭從沒有停止過，還好像在變本加厲。

當然，今日我的人格裡遺下了過去這麼多年受訪者給予我的養份。感謝你們的無私信任，成就了今日這個我，是你們讓今日的我比十年前的我更美好。

其實不是因為我有病，所以唯有寫新聞特寫去排解苦悶；而是我被新聞特寫選上了，它治好了我的身心靈疾病，它有恩於我，把本書命名為《文字欲》，才能忠實地紀錄一個新聞特寫工作者的狂熱情懷是如何煉成的。

多年來，在寫作路上扶持過我的包括多位攝影師，本書的許多圖像都是不同攝影記者的心血結晶，特此鳴謝《明報》、《明報周刊》及《香港01》允許使用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